

微小说

请输入密码

女真

明天是周六,恰巧是我和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媳妇提醒我:咱俩应该好好庆祝一下,10年了,时间真快。你说个想法。

我猜媳妇肯定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她在试探我的诚意呢。我回她:必须好好庆祝一下啊,你想怎么庆祝我都同意,全力支持,天底下这么好的媳妇让我娶到家了,夫复何求!不过呢,我想起来,明天是6号,我得先去咱妈那儿。

媳妇愣了一下:这个月又一个月的也太快了。那你先去吧,回头再说。

结婚以后,每个月的6号,我都要到妈妈那儿去报到,陪她去银行。刚开始我记不住,她打电话提醒我,现在我已经养成习惯了,6号肯定去。赶上周末最好,如果不是周末,中午时间也够用,我单位离家不远。每个月的5号,是她退休金到账的日子。我妈眼神不好,不会用手机银行,也不会用自动柜员机,但她每次都要按日子去银行。我还跟她商量:妈,等周末我过去行不?您就让那钱在银行账户上多待两天呗?您又不着急花。我看您经常都不取出来,存了又转存。要不然您把钱归拢到一块儿,大额存单利息还高一些。

我不劝我妈理财。理财有风险,人家担不起。我自己都不理财。话说我是理不起财,每个月还房贷呢,手里没有富余钱。银行的大额存单一般都得在20万元以上。可能我妈妈没有这些钱,她退休金不高。我妈不说她没有,固执地每个月按时去银行,非得拉上我。我开玩笑说,您那两千多元退休

金没人惦记。她说她是记不住密码。这倒是真的,她确实是记不住密码。为了让她记住密码,我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让她用自己的生日,或者用我的生日,或者家里的电话号码,总之是常用而她能记住的。我甚至把拟好的密码给她写在纸上让她拿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用密码的时候,她都乱套。一定是她摁密码的时候太紧张,没按我说的摁。

按理说我妈不至于如此糊涂。她刚75岁呀。我看见银行里有80多岁的老人还自己办业务呢。那天见一个老太太,输入密码时,一边输入一边大声念出来,整个大堂里都能听到。我估计她耳朵背,说话大嗓门惯了。我妈妈跟她不一样,我妈妈是一声不吭,人家让她输入密码,她闷着头马上就摁,一边摁键嘴唇一边动,估计是在默念,但她没有一回第一遍就对的。如果三次错了,银行卡锁住,这天就白来了,所以到第二次她就特别紧张。

我妈妈住我对面小区,家里的老房子。我到时,妈妈已经梳洗完毕,见我进门,她马上穿了外套往外走。周六银行里人比较多,也有像我们这种,儿女陪着老人来的。我们前面一位大爷速度特别慢,就是卡在密码上,输过三遍皆错误,被告知明天再来。大爷不服气,非要继续再试试。

轮到咱们时,我把妈妈护送到窗口,自觉站到一米开外。妈妈不想让我看见她输入密码。过去说亲兄弟明算账,我结婚娶媳妇了,我妈妈的银行密

码对我保密也没啥,我能理解。自从第一次我妈妈用眼神告诉我站到旁边去,以后每次我都自觉地站远些。当窗口里的扬声器传出“请输入密码”时,我的心提了起来。希望这次顺利,最多两次就好,别再输入第三次,更别像前面的那位大爷。媳妇在家等我呢,今天日子特殊啊。

我妈妈抬着手老半天不动。在我焦急的等待中,她终于往下摁了,很慢,很慢。但是,奇迹出现了,她居然一次就摁对了!而且,这一次,她把卡里的钱都取了出来,没再转存。

送妈妈回家,我媳妇和儿子居然都

在。儿子有奶奶家的门钥匙,他放学以后经常先来看奶奶。茶几上摆着花篮,还有水果。我媳妇打开一个纸袋子,里面是一条鲜艳的丝巾。她把丝巾给我妈系上:妈妈,谢谢您,结婚10年了,您帮我们带娃,还经常帮忙打扫卫生……

午饭我们去吃马家烧麦,是我妈妈建议的,她说今天领了养老金,她要请我们。她记得我媳妇喜欢吃烧麦。

那天睡觉关灯时,媳妇嘟囔一句:我严重怀疑咱妈根本不是记不住密码。

我媳妇是学心理学的。她的怀疑也许有道理,但我太困了,懒得听她分析。

在工业的光里

张笃德

一个地区有如一个人,自有其属性。脚下的土地,相互依存的山水,滋养生长的氛围和环境,决定了血脉的颜色和生命的品质。

沈阳,就是这样一座老工业城市,曾经到处烟囱林立、车流滚滚、机器轰鸣,人们身处披星戴月的火热生活、挥汗如雨的沸腾岁月之中,奋发图强,充满激情和力量,凸显粗犷、豪迈的工业品格。

我在工厂工作过18年,理想和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工业。至今,我离开工厂虽然有近20年时间,但是对工业的情感反倒越来越深厚。尤其是在当今快捷的生活节奏中,在轻松、时尚的追求里,我愈加怀念工业的厚重与博大,敬畏和景仰那顶天立地的工业气魄、坚强有力的精神品格。

这些年,我每年都从抚顺专程跑到沈阳铁西,像看当年的老朋友那样,去看看中国工业博物馆和铁西广场上的雕塑,看这些也是看自己的过往,看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座工厂、一群被称作工人老大哥的人,看他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乐观向上、勇于奉献的前世今生。

中国工业博物馆外形庞大,白、灰、黑的色调,沉重而又明朗,极像了风雨中屹立的硬朗沉郁的汉子,亦如“共和国工业长子”奉献、担当、不辱使命,稳健地植根于大地之上,大写着我之美。

我不记得是第几次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了,扑面而来的弧光和热力、被炉火映红的脸庞、出钢时手握钢钎的奕奕风采,那么亲切、熟悉,汗水泛着那个时代的激情和香气。

零距离面对沉寂下来的机器设备,怀想一个时代和工厂里如火如荼的生活,重温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繁荣发展的轨迹,回顾改革改制、化茧成蝶的历程,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交织在一起。

我仿佛重新回到当年工作的工厂,再一次走上生产线,在工业时光的灿烂里接受生命考验,在工业的光里,工作、学习和思考人生。

在机械馆,各种机床或横或竖一排排地陈列着,那些机床被赋予精密的思想,理性而又激情饱满,成为工业的灵魂。新世纪生产的智能机床,集合了所有信息,在键盘上输入指令,就可以完成程序,镗、刨、铣、车、丝丝入扣,机器人成为最好的工作伙伴。

徜徉在电子、重工、冶炼长廊,钢铁和钢铁碰撞引发的颤动,机床因运转而产生的轰鸣,让浮躁的心一次又一次除锈、打磨、抛光……

中国工业博物馆浓缩了中国工业70余年的恢宏与壮丽。在这里,可以接受劳动的洗礼,寻找奋斗之美,感受工业重量。

我从博物馆出来,回望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制造的巨大广告,像高高扬起的旗帜,更似一个国家和民族自信的面孔。

刚被中国工业博物馆里的铿锵所震撼,转身又被铁西广场上的工业雕塑深深地吸引。

我久久注视着铁西广场上的巨大吊钩——老工业基地的精神风骨、一个国家和时代的钢铁脊梁。

吊钩是好钢铸成的筋骨,多像劳动者的身躯。吊起过风雨,掀起过黎明的盖头。在高楼大厦的掩映中,它像工业遗存的骨头,成为中国工业之根。理想有多高就站多高,把建设新中国的信念举过头顶,成为顶天立地的丰碑。

一定要有一面墙铭记历史,一定要有文字书写奋斗与牺牲,立体铸铜才匹配这样的内容和思想。每一个路过“铿锵名录”的人,记住了那些名字:沈阳机床厂、重型机器厂、电缆厂;冶炼、雪花、铸造、红梅。我在每一位劳模的名字下驻足敬礼,用手去抚摸,亲切的姓氏笔画上有情感和体温,仿佛胸前戴大红花

的劳模从名录中走了出来。跳动的铅字记载世事,跃然纸上的音符铸成不朽的思想,承载历史——叩写大地之书。我在铅字里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工友的名字、机器的名字、工厂的名字、沈阳铁西的名字。把这些名字横竖排列,伴随机器的轰鸣,泛着油墨的芳香。一个又一个铅字连在一起,把风雨编成历史长卷……

进入新世纪,沈阳铁西以速度这个词塑像,让无形具有动感的造型,铸造精神的模样,是一种理想和追求。速度——不可遏制的矢量,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作为一座城市的心灵走向,立体呈现飞天的梦想。

沈阳铁西就是一枚动感十足的齿轮、铿锵有力的脚步、燃烧的飞火,滚滚向前的太阳。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厂房、设备有如密布的牙齿,像手拉着手的兄弟,咬碎脚下的积雪和坚冰,像咬住青山一样咬住目标不肯放松。

在沈阳铁西,改革像一个有效的支点,撬动历史车轮前进,旧工厂华丽转身,一个个新型企业集团雨后春笋般诞生,工业振兴改变了现实,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在工业的光里,沈阳铁西被晚霞映红,我感觉吊钩已经幻化成一只展翅的飞鸟,整个身体都在燃烧,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走进三江口

房井岩

在祖国的版图上,叫三江口的地名确实不少,昌图境内的三江口虽未声名远播,但其居于辽宁、吉林、内蒙古自治区之间,战略地位不容小觑。

按地名理解,以为三江口是三条江的交汇处,可实际上,三江口只有一条河,那就是东辽河,与其对应的西辽河则在此地西面十几里外,从吉林人内蒙古自治区并列南行,二者交汇处在百里外的福德店。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风沙和来自东辽河的洪水应该是这里大自然的主角,风沙肆虐,河流流荡,昔日的三江口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雨大时洪水乱闯,无雨日沙土飞扬,三江口人民凭着改天换地的精神,硬是唱响一首改变环境的战歌。那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那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那悠久厚重的文化历史,不断地牵引着我的好奇心。

终于,一次文化活动,我与文友得以乘车从昌图出发行驶百余公里到达三江口镇。

三江口城区不大,主街有两条,镇政府、火车站、学校、医院、邮局、信用社及老供销社、粮库等建筑依旧坚强地支撑着早年的街市,尽管许多地方正在拆迁,街道不算规整,但一处处商业门点、路边摊床及农贸市场、步行街等见证着三江口的繁荣,三江口火车站始建于1917年,建站之前,这里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火车站虽历经百年,却充满浓郁的现代色彩。

我们的车队从新三线跨过铁道后继续北行,最后到达东辽河大坝。在这平坦的大平原上高出一道大坝,登高望远,其视野不亚于站在高山之巅,堤上栽的是龙须柳,一棵棵高大挺拔,在风的吹拂下,甩动着茂密的龙须,仿佛在欢快地迎接远方的客人,在辽宁北部坚守在东辽河大坝上,忠诚护佑着三江,护佑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是桀骜不驯的狂沙,还是放荡不羁的洪

水,到这里都会水顺风消,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平畴辽阔、树带纵横的壮观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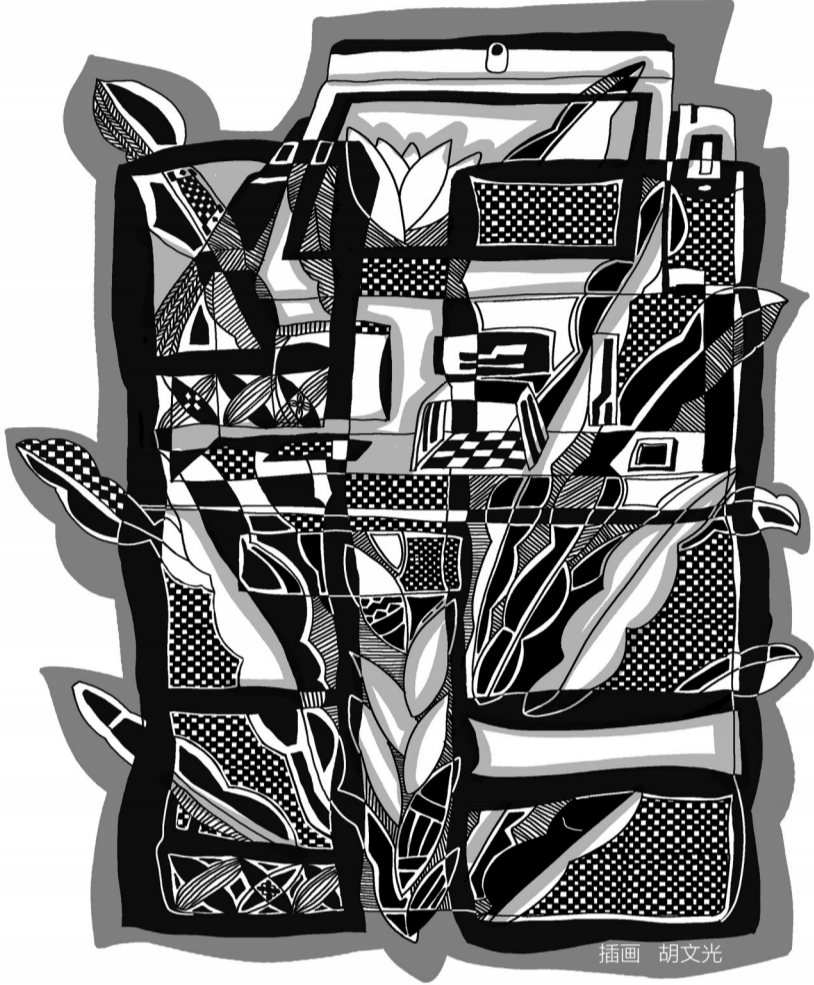
团结村东北不远就是三马架村,而在三马架村西南,一道南北绵延数里的沙梁白白亮亮,当地人称其为“白沙滩”,现已从这个地区出土或发现了11尊人面蛇身的石像,距今已超过五千年甚至六七千年,以至于专家推断“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经到达西辽河与东辽河的交汇处”,这些发现使白沙滩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三江口境内的历史遗址还不止于此。三马架村南边有个庄家窰村,这里有一个名为小塔子的自然屯,因其村旁小山上有座小塔而得名,经考证,这个小塔子就是辽代韩州二迁之地。也就是说,三江口的小塔子曾是辽代韩州二迁治所。

我不知道三江口地区到底有多久远的历史,也不知道无情的风沙到底埋藏了多少故事,我只知道这肆虐无情的风沙今天已被三江口人民制服了。三江口人民几十年来因地制宜,植树造林,在东辽河大坝上栽种成排的龙须柳,在中部沙土地上遍植纵横交错的杨树带,阻挡了来自科尔沁草原漫天的风沙,才形成三江口地区今天的风光。现在的三江口,西部东辽河水波荡漾,东部大沙梁林海滔滔,而位于大河和林海之间的则是大片的沙土地,被纵横交错的林带分割成一块块带着故事与传说的网格,十几个村100余个自然屯星罗棋布地散落其间,到处都是历史故事和边地风景。

走进三江口,就是走进大河、林带和风沙交织的特殊风景里;走进三江口,就是走进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神奇童话里;走进三江口,就是走进三江口人民建设家园的澎湃激情里。如果有时间来到这里,会找到无边的乐趣。

三江口,迷人的三江口,如诗如画,如梦如歌。



插画 胡文光

准星上的月亮

(组诗)

白俊华

赏月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今夜
涤净阳刚
燃旺一堆篝火,让目光与月光
交融使骨柔肠

几片薄云,从树梢上飘过
一只小鸟,鸣叫着
把落叶的心思告诉土壤
或许,所有物质都有情感
不然,一首《说向心里话》
为何润湿每一缕秋香

有时,美也是一种奢望
就像现在,我和战友们
把思念交给眼神,让它
隔着千里万里,素描故乡

夜深了,一抹远道而来的清辉
涂满军装
那个年纪最小的兄弟
突然喊了一声——娘

上哨

风把脚步弹奏成清爽的乐章
一个人的路,铺满月光
此时,肩上的枪露出温暖的表情
像母亲,每一个皎洁的夜晚
都端坐在屋檐下,凝望远方

远方有我。我准时走向哨位
我的战友,要返回营房
一盘乡愁,早已圆满就绪
等待用潮湿的思念,细品慢尝

道两旁,蛙鸣捎来久违的乡音
月亮跟着我,一起上岗
宛若小时候,我依偎在母亲怀里
与父亲,目光对着目光

我知道,今夜有一群人和我一样
眼神透着警惕,心里念着故乡

就寝

今晚必须把窗帘拉起来
让床头床尾,都洒满月光
呼噜团圆吃语,合成一曲
只有你我听得懂的交响

那个刚刚下哨的列兵
轻轻地坐到床边
瞧一眼门,望一眼窗
压在心底的思念,涌上脸庞

一排整齐的作训鞋异常安静
它们害怕,一个微小的动作
羞涩可爱的模样

树影,时而在地面摇曳
时而爬到床上
我的列兵战友,似乎想起
父亲的呼吸、母亲的手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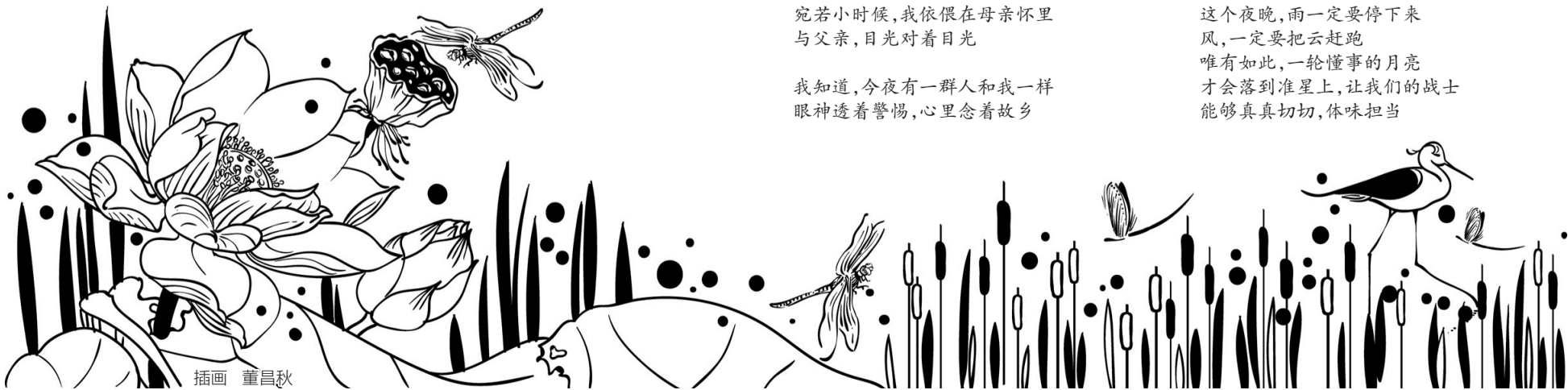
怀想

这个夜晚有雨。我知道
上苍想以另类的夸张,让那些
远离父母的军人
在巡逻的路上,淋湿思想

雨正下时,战士的目光穿透云层
试图,定准独行千里的方向
一支钢枪,紧紧接在怀里
脚步追随脚步
把一段熟悉的路,踏出浪花的回响

风,吹来玉米、谷子、大豆、高粱
还有一把镰刀,体内的香
战士伸出手,似乎触摸到了父母
被汗珠,岁岁清洗的沧桑

这个夜晚,雨一定要停下来
风,一定要把云赶跑
唯有如此,一轮懂事的月亮
才会落到准星上,让我们的战士
能够真真切切,体味担当



插画 董昌秋